

河本大作 等著  
陈鹏仁 译

# 我杀死了张作霖

WOSHASILEZHANGZUOLIN

河本大作 等著  
陈鹏仁 译

# 我杀死了张作霖

吉林文史出版社

# 我杀死了张作霖

河本大作 等著

陈 鹏 仁 译

\*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frac{3}{8}$ 印张 1插页119,000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800册

统一书号：11437·20 定价：0.95元

## 出版说明

“皇姑屯事件”是历史上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对这一事件曾有过种种猜测和传说。

本书通过该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凶手——原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及有关人员的回忆和一些学者的研究，转相参照，详尽地披露了暗杀当时的东北王——奉系军阀总头目张作霖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记述了旧中国东北地区变幻的政治风云和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从中可以看到当年日本帝国主义恣无忌惮侵略我国领土，践踏我国主权的罪恶行径。从而为这一段历史提供了较明确的第一手资料。

但是，作为当年疯狂侵华的军国主义分子，作者并没有从失败的下场中汲取应得的历史教训，也没有对受害的中国人民表示应有的忏悔。

他们强调的仍然是：“日满是不可分的”，“日本的将来，实惟赖满蒙问题的解决”。他们把中国的领土看成是“在中日，中俄战争用血换来的”，在中国的领土上强调“日本的权益”，“日本人的居留、商租权等既得利益。”他们还颠倒侵略与被侵略、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胡说：“整个东北充满着排日气氛……二十万在满日人的生命、财产、濒于危殆”，“……满洲，竟面临奉系军阀任意蹂躏。”他们把对中国的侵略依然说成是：“无论就时机和方法来讲都是正确的”，对侵华的失败充满了惋惜之情：“不过从现在回

想起来，九一八事变如果按照我们当初的构思处理的话，历史发展的方向或许跟今日有些不同。”即使是“客观”的记叙，字里行间也不乏军国主义的狂妄，侵略者的狡辩。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些人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或种种其它原因，不可能完整地、系统地揭露出该事件的全部底蕴。他们或者歪曲真象；或者隐瞒事实；或者为自己的罪恶辩护；或者为同谋开脱——也为自己开脱；在“真象”的烟幕下制造新的假象。

我们在使用这部分材料时，不能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拨开迷雾，还历史本来面目。

本书依据台湾省聚珍书屋一九八二年版重印。基本上保持了译著原貌，仅对个别错漏进行了必要的订正。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九日

DOGS 21

东北王张作霖，成于田中义一，毁于河本大作；日本人将他玩于掌股之上，他也对日本人耍过心机。疯狂了的日本少壮军人，在皇姑屯放了一把野火，接着又连连惹火烧身；最后，终于埋葬了整个日本。

历史是一面巨大的明镜，后世的人要经常去擦拭它，以免蒙上灰尘，而模糊了本身。

## 原著者:

- |       |                          |
|-------|--------------------------|
| 町野武马  | (张作霖首席顾问)                |
| 河本大作  | (设计暗杀张作霖的凶手)             |
| 臼井胜美  | (日本筑波大学教授)               |
| 林久治郎  | (奉天总领事)                  |
| 森岛守人  | (哈尔滨总领事曾代理奉天总<br>领事)     |
| 森 正 藏 | (每日新闻社会部长采访该事<br>件的新闻记者) |
| 原田熊雄  | (日本元老西园寺公望之秘书)           |
| 户川猪佐武 | (当代政论家)                  |
| 岛田俊彦  | (日本武藏大学教授)               |
| 花 谷 正 | (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少校参<br>谋)      |
| 高 阳   | (国内历史小说名家)               |

# 前 言

钱配仁

去年是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为了怀念此项做为一个中国人绝不容许忘记的历史事件，我利用公余时间，广览日方有关资料，在学术研究上，做了两种努力：第一是介绍九一八事变之远因的张作霖被炸死真相；第二是翻译田中义一内阁的对华政策。

二次大战后，日本彻底民主化，尤其在学术研究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和约束，有什么可以写什么；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为什么？怎样进行？还是根据日本人自己写的似比较可以接近“真相”。一句话，我介绍这些文章，相信其内容还算客观，可以提供国人，特别是对于研究现代史者参考。

除这些文章外，我还看过相良俊辅著《夕阳满洲原野》、平野零儿著《满洲的阴谋者》、儿岛襄著《天皇》（Ⅰ满洲事变）、松本清张著《昭和史发掘》（第三册）诸书，和新名文夫刊在《日本的战史》（第二册满洲事变）等等文章，但都与本书各文内容，大同小异，所以没有翻译。又，书前所用几帧照片，皆取自每日新闻社出版之《一亿人的昭和史》。

本书委由聚珍书屋出版社出版，并经历史小说名家高阳先生惠撰“张作霖之死与杨宇霆之死”以为跋，倍增元实。谨此深致谢忱！

一九八二年八月于东京

## 目 录

前言	陈鹏仁	
张作霖被炸死的前后	町野武马	( 1 )
我杀死了张作霖	河本大作	( 18 )
张作霖被炸死的真象	白井胜美	( 28 )
张作霖被炸死事件	林久治郎	( 47 )
张作霖的被暗杀	森岛守人	( 55 )
张作霖被炸死事件	森正藏	( 64 )
满洲重大事件	原田熊雄	( 75 )
炸死张作霖与町野武马	森义彪	( 83 )
满洲某重大事件	户川猪佐武	( 93 )
皇姑屯事件内幕	岛田俊彦	( 107 )
我们如何计划发动九·一八事变	花谷正	( 123 )
张作霖之死与杨宇霆之死	高阳	( 141 )

## 张作霖被炸死的前后

町野武马

跟我很熟的伊东已代治、山本条太郎和田中义一<sup>①</sup>等人，认为我在中国待过三十年，跟中日的一切问题几乎有关系，其中有些是牵连到东洋史的根本事件，应该把这些经验写下来，惟我不会写文章，因此山本条太郎决定央请一位文人<sup>②</sup>，每天他方便时到我这里来，将我的话笔记回去。可是，我以“我所做的事情都归于失败。而且如果由我来谈这些，我一定会臭骂日本的外交和军人，这是日本的耻辱，所以我决不写，也不说。”而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对于田中义一，我有这样的回忆。一九一八年，出兵西伯利亚的时候，大井成元大将<sup>③</sup>是驻海参崴的军司令官，日军的一个师专守着乌苏里。在几百里前方的黑河，有孤立的混成旅团，黑河那边是俄国的两个师团。双方随时可能发生冲突。所以得向中国政府要求架设军用电线，于是芳泽（谦吉）大使<sup>④</sup>便向北京政府交涉，但北京政府却以“国家的交通大权不能转让给日本”而坚决反对。

因此改向齐齐哈尔督军孙烈臣施加压力，孙烈臣终于答应齐齐哈尔、黑河间四十几根电线当中，默许日军秘密地使用其中的一条；可是没几天，齐齐哈尔、黑河间的中国电线，却竟因为山林失火而被烧掉了。日方要求孙烈臣早日修好，

但孙却说“没有材料”，“材料日本可以供应”，“没人”，“人可以用日本工兵”，“不可以”，如此这般，拖延了一两个月。日方军队、总领事、顾问等，都一再地向孙烈臣提出强硬要求，但孙烈臣却顾左右而言他，始终不肯答允。

此刻，驻扎齐齐哈尔的滨面中将，要当时担任张作霖巡阅使顾问的我即时去看他。滨面曾经是我的长官，所以我马上到他那里去。滨面说明事件的经过以后，拜托我说：“请你设法说服孙烈臣。”我说：“真不可思议，我去叫他把它修理好。”而直往齐齐哈尔停车场，孙烈臣亲自接我，列军队迎接。他们以巡阅使最高顾问之礼欢迎我。

孙烈臣制止想坐他车子之他的顾问斋藤中校说：“今天我有点事情，所以你坐你的车子”；于是我和孙烈臣两个人坐着孙烈臣的车子，往军队列队中前去。在车里，孙问我：“是不是为电线问题而来的？”“是的”，“我不想跟日本的混蛋办事了，电线已告吹了。”我一听他这样讲，便喊停车。“我要下车！”“为什么？”“我不能跟说不同混蛋的日本人办事的你同车。我要回去。”“你不是日本人，你是巡阅使的最高顾问。”“我是日本人。我万万不能跟说不同混蛋的日本人办事的你同车。我还是要回去。”

孙烈臣慌了。他问我“知道不知道内情？”“完全不知道。”“不是说不肯修理被山林失火而烧掉的电线吗？”

“不是的。日本拼命拜托，我也了解其立场，因此极秘密地默许他们使用一线。可是，日本竟向由北京政府派在此地负责联络工作的陈中将发出通牒说：‘此次因得孙烈臣督军谅解，我军获得齐齐哈尔、黑河间一条电线，特此通牒。’由于北京政府知情，我遂被免职，所有的中国报纸一天天抨击

‘国贼孙烈臣，将交通大权让给日本’。”我惊讶地问说：“真的发出通牒了？日本的哪个单位发的？不会罢。”“我家里有它的剧本，等下给你看。”车子到达了孙烈臣的办公场地。

为了欢迎巡阅使顾问，那天晚上有带乐队的盛大宴会。宴会于十点半结束，尔后我在办公厅二楼，穿着衣服睡着了。孙烈臣大概十一点半左右睡的。我睡到两点钟。白天我看了图，所以知道孙烈臣公馆位于办公厅对面。我遂起来前往孙公馆。公馆门口站着枪上上着刺刀的士兵，男人一概不许进去。他们对我说：“止步。”我大声怒说：“巡阅使顾问町野武马要进去，你们有什么权利过问？”于是他们便惊慌失措。

我由图得知孙烈臣的房间在什么地方，因而直向他的房间走去。我用力敲他的房门，他问“是谁呀？”“开门。”房里乱哄哄一小阵子，因为中国人都脱光衣服睡觉。孙烈臣开门问说：“是什么事情？”“架设电线的事情。”“这是办不到的。这里不方便，我们到办公厅去吧。”“没关系，没关系。”房里床上盖着被单，里头一定有女人。

我在旁边的椅子坐下来，说：“如果绝对办不到，日本很可能把你当做排日的孙烈臣。因而万一发生冲突怎么办？”

“我早有所准备了。我要逃往蒙古。我决不战。日本如果使用武力，我就率领部下逃到蒙古。”“站在中国巡阅使顾问的立场，我不能让孙烈臣有这种遭遇。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我，日本如果以武力攻打孙烈臣，我也将受到责备。一句话，孙烈臣不能败亡。”

孙烈臣说：“是的。”“因此我希望你装作不知道，而由巡阅使顾问的我来修理，对这你有没有意见？”孙烈臣想

了一会儿之后说：“这巡阅使会同意吗？”“对于巡阅使最高顾问的我说的事，巡阅使怎么会不同意？”“巡阅使顾问町野独断架设电线，自与我没有关系。”“好，那我就打电报调日本工兵队来修理。”“不必了。山林失火，烧了宽三公尺半左右，大约一里之长（此处意思不是很清楚——译者），这些电线，早已取下，并妥予保存，而且我们准备有修理人员。因此只要打个电报，两个小时以内便可以修好。根本不必劳烦日本人。”“好，那就请你打电报修理。”“没问题，但请你一定负责告诉巡阅使，孙烈臣不知道这件事情。”

翌晨，日本军司令官来电报，谢谢我军用通信网的完成。住一个晚上，要回去哈尔滨的时候，孙烈臣送一张东北最大的虎皮，以酬谢我“救了他一命”。我问滨面中将说：“谁发出的通牒？我看过它的副本……”“这怎么可能？”“我的确看过这个通牒。”“我来问问看。”问的结果是事实。理由是陆军大臣下令“为获得权利，要发出通牒”。因而“遵办”。

田中义一再三要我撰写，所以我开他玩笑说：“发出这个愚蠢通牒的是陆军大臣的你！”日本的外交，常常是这个样子。

## 二

在做张作霖的顾问之前，我做过奉天督军张锡銓的顾问。亦即一九一四年左右，福岛安正上将辞掉关东军顾问要回去的时候，曾经要求摆两个日本人顾问。对方起初并不大愿意，后来说只要给薪水就行，于是菊地武夫中校出任军事顾

问，当时少校的我担任军事和警务顾问。翌年年初，开始二十一条问题的中日交涉。当地的日本人都集中在附属地。他们深怕袁世凯跟日本打起来。

此时，日军给我一个训令：“发生战争时，俘虏张锡奎，使其统治满洲。为此，贵官应该搬进张锡奎家，最好令夫人亦能住进去。”这是我所最拿手的事。于是我遂到张锡奎家，并对他说：“从今天我要住在这里。”“为什么？”

“我是你的顾问，所以要住在你这里。”“随你便吧。”几天后，张锡奎问我：“你是来干什么的？”“一交战，我就要俘虏你。”“俘虏我干什么？”“日本的意思是要你统治满洲。因此派我来监督你，不要让你逃跑。甚至于不惜跟袁世凯一战，……”

听完这番话后，张锡奎非常高兴，并对我更好起来。而日本人顾问能在督军公馆跟他家人一样起居，实开端于此时。

可是在中国方面的各附属地，中日双方，经常冲突，天天发生事件。所以有一次张锡奎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冲突？”“这很简单。只要我出去走个十来天，一定可以办到。”“那就请你去办。”当时，做大臣的丁鉴脩是我的秘书，因此我们两个人一道出去。

由于请外国人出差，这是第一次，所以丁鉴脩问我“旅费要怎么办？”“十天，每天拼命花，有三万元够了。”当时的旅馆，最好的一天不过五块钱，在料亭招待客人，给艺妓多点小费，顶多十块钱了不起。因此，三万元这个数目，把张锡奎吓坏了。但张锡奎却以“没法子，就这么一次，给三万元好了。”而交我三万元。

于是我便前往各租借地，招待中日双方的主要人士三十人到四十人，举行盛大宴会和讲话。丁鉴脩担任会计，我对

他说：“旅馆、料亭的收据要好好保存，钱的事你自己管。”其它的费用，譬如马杀鸡，我都掏自己腰包。这样十天下来，我们花了四千块钱左右。剩下的，我叫丁鉴脩交还会计。

可是，丁鉴脩却说：“按照中国的习惯，不够的要自己贴，多的可以据为己有。一旦支出的，不能退还。”“这样怎么可以。如果不收，你就把它摆在那里好了。”无奈，丁鉴脩又走了一趟，但会计还是不肯收回，而回来看我。第二天我到会计那里，把钱一摆就走。后来看了收据，竟有十张是别人写的。某某人多少钱，某某氏几多钱，连张锡銓将军自己也写有收据，真是可笑。而从此以后，会计对我便无限的信赖。

一九一五年，张锡銓辞职以后，袁世凯的第一亲信段芝贵接任督军。袁世凯希望与日本合作，因此有意接受（解决）与日本的悬案。可是日本的参谋本部却采取绝不能跟想做皇帝之袁世凯合作的方针。就此，我曾建议不能相提并论日本的皇室和中国的皇室，日本应该帮助袁世凯，以谋取东亚的安定，但这完全被否定了。

我做张作霖的顾问，是一九一七年他就任奉天省督军的时候，但我跟张作霖初次见面，是一九一一年，中国发生革命前后的事情。那时，王丙越在北京劝我说：“中国将要起革命，但满洲万万不能有革命。满洲有张作霖、冯麟阁、张景惠等绿林的头目，如果领导这些人，令满洲独立，则可防止革命。你如果有意思，我跟他们有深厚交情，所以要不要跟我一起到满洲。我相信你能办得到。”于是我遂跟王丙越联袂前往满洲，为打击革命军，我

在张作霖家住了一个月左右。

这时，川岛浪速和小矶国昭<sup>⑤</sup>等人正在策划抬出肃亲王，拟以他在满蒙之地恢复清朝。这等于说，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妨害了他们的工作。因而据说，他们主张要杀我。有一次，我偶然在奉天的附属地旅馆沈阳馆碰到他们。他们说：“你不要妨害咱们的工作。”“我并不是来妨害你们的。”“若是，你能不能帮我们？”“我不干办不到的事情。对不起，我先走一步。”如此这般，我告别了奉天，而他们的工作也归于失败了。

尔后，张作霖当督军，跟我一起做张锡奎顾问的菊池，即时到张作霖那里去。但我没去。张作霖说：“町野为什么不来，请他一定要来。”我说：“我不想到绿林出身，没有大志的人那里。”我指的是，张作霖虽然赶走了革命军，但却接受了革命军的任务，做它的师长。可是张作霖却仍然要我去，因此我在张作霖面前冷笑他没有出息。张作霖当场表示要干到底。所以就终于答应做他的顾问。

换句话说，我跟张作霖约定要共生死，取天下。从此而后，我俩行影相随，张作霖危险时，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张作霖的最大特色是不怕死，富于决断力，但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一做决定，就是他的儿子张学良和参谋长杨宇霆劝他，他也不听，而只肯听我的话。因此，对于张作霖束手无策时，不管杨宇霆还是张学良，都来找我。我跟张作霖，似有前世之约束。

#### 四

我虽然跟张作霖相约要取天下，但我很清楚张作霖一个

人不可能统一天下。因为南方还有四省的巡阅使。我多年来盼望促成张作霖与南京的孙传芳和汉口吴佩孚的合作。第二次奉直战争时，直隶派的吴佩孚在山海关战败，被奉天军急追的时候，我闯进吴佩孚的火车，在暗暗的蜡烛背后，劝告吴佩孚由渤海脱险。我的用意是，我不希望因为内战而失去中国清廉的名将。

这时我对吴佩孚说：“你在这里战死，对中国是个损失。”吴佩孚答说：“对中国的得失我不管。在这里打最后一场战争是我的宿愿。”翌晨，获知在奉天军抵达塘沽之前，吴佩孚乘坐军舰脱险。张作霖对我发怒说：“为什么放走吴佩孚？”此时，杨宇霆在我旁边喘笑着。

第二次奉直战争的翌年，亦即一九二五年发生郭松龄的叛乱，知道郭松龄背后有冯玉祥的张作霖，遂下决心，与吴佩孚携手，以讨灭冯玉祥。于是我遂乘这个机会，视察南方，以促进张、吴、孙的合作，而先到上海去找孙传芳巡阅使。孙传芳来势汹汹地对我说：“我绝不跟张作霖这种坏蛋合作，也不必借用潦倒者吴佩孚的军队，在不久的将来，我就将统一天下，请你放心。”

我以竖子不足谈，遂飞往汉口说服吴佩孚。可能因为有过去年的事情，他开诚布公，赞成张、吴联盟。经过一个月以后，有一天宴会完了，很晚回家，看到张作霖坐在客人走了后的大房间小椅子上看电报。这时副官送来一张名片。张作霖说：“不见不见。”他的说法有点不大对。我从副官手上拿来名片，看是“孙传芳”。

我对副官说：“请他来。”副官有些不知所措。一会儿，孙传芳由副官领进来了。张作霖坐在小椅子上，我坐着大安乐椅子。在上海跟我吵过一架的他，目睹我有如张作霖